

文化交流推动中老文明互鉴

本报记者 黄敬惟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中老两国山同脉、水同源，自古以来亲仁善邻。从南宁“六七”学校到中老友谊公路，无不讲述着两国休戚与共、守望相助的友好历史。近年来，中老两国积极推进多领域深度合作，推动中老友谊不断迈上新台阶，通过越来越紧密的文化交流促进两国文明互鉴、加深相互了解。

图书互译让文化交流更深入

中国与老挝山水相连，两国友谊源远流长，近年来中老两国在图书互译出版领域的合作日渐加强。据介绍，自2017年起，中方在老挝、泰国、柬埔寨等国家连续举办“东南亚中国图书巡回展”，中国图书受到老挝读者欢迎和好评。2012年，云南新知集团在老挝万象开设华文书局，是老挝最大的华文书店，经营3万余种中国图书，涵盖文艺、社科、少儿、生活、科技、外文等6个大类，为老挝民众购买和阅读中国图书提供了便利。

2021年4月，中老双方以交换文本的方式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新闻出版署和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新闻文化旅游部关于中老经典著作互译出版的备忘录》。根据备忘录，中老双方约定在未来5年内，共同翻译出版50种两国经典著作，为两国读者和人民奉献更多优秀精神文化产品。

近日，作为中老经典著作互译项目的首批成果，由天津出版传媒集团天津教育出版社引进的《凯山·丰威汉主席的生平和革命事业》《两姐妹》《昆布罗王》三本老挝经典著作已完成编译工作，标志着中老经典著作互译出版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这三部作品是首次被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通过这三部作品，可以让中国读者更深入地了解老挝的历史和文学，对两国文化交流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该项目翻译团队负责人、老挝语翻译专家陆蕴联教授说：“这三本书的翻译难度都比较大，例如《昆布罗王》涉及大量的老挝古代神话传说与朝代故事，长篇小说《两姐妹》里也包括很多史实需要考证。经过查阅大量资料，加上老挝朋友的帮助，这三本书最终才能顺利翻译完成。相信它们对中国读者了解老挝的历史、文学和社会都会有很大帮助。”

青年互动让文化交流更生动

张志和的《渔歌子》、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辛弃疾的《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在装扮一新的老挝国立大学礼堂中，来自老挝国立大学中文系的34名学生登台诵读着一篇篇经典中文诗词。他们神态认真、饱含深情，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着对于这些中文名篇的理解。这是老挝举办的首届“端午诗会”。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粽子品尝区、中国旅游宣传品领取区。大家一边津津有味地品尝美味的粽子，感受中国的传统节日习俗，一边翻阅琳琅满目的旅游宣传品，欣赏中国的大美风光。“通过这次活动，我们了解了中国端午节的起源，学习收获了很多。”老挝国立大学学生蓬提说。老挝国立大学副校长宋占表示，老挝“中文热”一直热度不减，中文教育已被老挝纳入国家教育体系，相信本次诗会的成功举办，将让学生们更直观地感知中国，激发他们学习中文、了解中国文化的兴趣。

竞争激烈的“汉语桥”比赛，已被不少中小学列入课程的中文教育、两国之间的多种青年交流互动……不



▲《凯山·丰威汉主席的生平和革命事业》《两姐妹》《昆布罗王》中文译本书影。



▲老文《昆布罗王》原著。



▲老文《凯山·丰威汉主席的生平和革命事业》原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供图

同的文化和语言从来不是交流的障碍，在不断的相互沟通和交流中，两国青年作为最活跃、最有生气、最有创造力的群体，凝聚着深厚的情谊。这些熟悉两国文化和语言的青年人，也将成为两国友谊的使者，为中老友谊再续华章。

让更多人共享文化成果

在老挝丰沙里省本岱县普桐村，一场中国电影正在露天播映。小朋友们席地而坐，村民们的掌声不时回荡在小山村的夜空。专程从其他村寨赶来的坎潘大叔深感不虚此行：“在山里能看上一场电影实在不容易。中国电影很精彩，这一趟来对了！”

为老挝民众带来欢声笑语的，是“露天电影院——中老优秀电影巡映”活动。该活动始于2017年，由中国驻老挝大使馆与老挝新闻文化旅游部共同指导。巡映所到之处，受到当地民众热烈欢迎。不少生活在老挝山区的民众都是第一次看电影，通过“露天电影院——中老优秀电影巡映”活动，他们得以感知中国、了解中国、亲近中国。老挝新闻文化旅游部电影局局长坎袍·万纳冯表示，“这项活动已成为增进两国民心相通的品牌项目。巡映活动为中老两国人文交流搭建了平台，为促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创造了更多机会，深受老挝民众的欢迎。”

而去年12月正式通车的中老铁路更是架起了一道两国间文化交流沟通的桥梁。这条铁路北起中国昆明，南至老挝万象，全长1035公里，不仅为地区经济发展

注入新动力，更促进两国人民文化、生活交融相通，打造了联系更为紧密的朋友圈。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12月初，中老铁路累计发送旅客达850万人次。搭乘这条快车道，老挝琅勃拉邦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重遗产、万荣美丽山水、万象众多名胜古迹，中国西双版纳“泼水节”、普洱原生态茶园，成为了各国游客旅游观光的向往之地，越来越多人在家门口摆摊铺、开餐厅、经营民宿，昆明至万象朝夕可达的“双城生活”已成为可能。

2019年4月关于构建中老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签署以来，中老双方凝心聚力，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丰硕成果。未来双方将持续拓展科技、教育、文化、旅游、卫生、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增进民心相通。



▲志愿者顾晨洁在老挝教授中文课。

图片来自网络

马义德——承师之愿，十年翻译《琵琶记》

李佳



▲马义德

受访者供图

俄罗斯青年汉学家、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孔子学院俄方院长马义德是当代俄罗斯汉学彼得堡学派代表人物之一。他长期从事中国文学史与中国戏曲研究，译著的中国戏曲经典《琵琶记》于2015年由圣彼得堡大学出版社出版，在俄罗斯学界引起热烈反响，是当代俄罗斯汉学重要成果。

1999年，马义德考入圣彼得堡国立大学东方系汉语专业，师从汉学家马利诺夫斯卡娅。在师生见面会上，马利诺夫斯卡娅以多年明代杂剧研究经验为基础，分析了俄罗斯汉学对中国戏剧研究的特点与趋势，并指出：“俄罗斯汉学界在中国南戏研究方面存在着空白，被誉为

‘南戏之祖’的《琵琶记》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对于彼得堡汉学乃至整个俄罗斯汉学而言，翻译与研究《琵琶记》的意义都十分重大，希望我的学生可以在我的明代杂剧研究基础上开拓中国南戏研究，这是我此生最大的愿望。”

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马利诺夫斯卡娅得意门生的马义德开始了《琵琶记》翻译与研究之路。

对《琵琶记》的翻译与研究贯穿着马义德整个硕博求学生涯，同时也是他最为珍贵的青春记忆。2001年，他以国际交换生的身份来到北京语言大学留学。到北京后，还没顾得上爬长城、游故宫、吃火锅、赏颐和园，他就一头扎进国家图书馆去搜寻查阅《琵琶记》的相关资料。

马义德回忆道：“虽然北京的美食美景很有吸引力，我也想和其他小伙子一样去体验享受北京生活，但我认为《琵琶记》同样具有吸引力。我已记不清北京菜的味道，但我们仍记得在国家图书馆翻译不同版本《琵琶记》的场景，那是一段很充实的生活。”

马义德回到俄罗斯后，以“20世纪50年代中国琵琶记研究特点”为题撰写了毕业论文，并附录了《琵琶记》第一出到第四出的译文。在随后的学习生涯中，他继续着《琵琶记》的翻译与研究。2009年，马义德在博士论文中附录了《琵琶记》完整译文。从学士到博士，马义德的青春时光与求学之路全部融入在《琵琶记》之中。

翻译《琵琶记》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马义德努力翻越了“意境与意象之难”“语言之难”“跨文化阐释之难”等种种障碍。

在面临翻译“意境与意象”的问题时，马义德的第二任导师、俄罗斯汉学家、唐诗翻译家谢列布里亚科夫提供了不少帮助。在翻译唐诗时，谢列布里亚科夫会通

过着唐装、点香炉、听古琴乐曲、置办中式家具等方式，营造出古长安的文化氛围，将自己引入唐朝的意境、体会唐诗的意象，并助力唐诗翻译。

受此启发，马义德同样也竭尽全力模仿《琵琶记》作者高明所处的时代环境，深入体会中国美术和戏曲的艺术之美，以此穿越时空，感受作者的创作意境与作品呈现出的意象。

在语言翻译方面，中国古代戏曲常根据作品的曲辞特点分为文采派和本色派，《琵琶记》的语言特色兼具两派，翻译难度较大。为此，马义德研读了大量的同时期戏剧作品与史料，寻找翻译依据与相关例证。

从跨文化视角看，翻译既是一种跨文化的语言转换行为，也是一种传播行为。如何向俄语读者准确、全面呈现与阐释《琵琶记》中的中国文化元素，是翻译的重点与难点。马义德通过对比东正教的教义内容与儒家文化核心思想的异同，来使俄罗斯读者可以更好地接受《琵琶记》中“蔡伯喈的孝”“赵五娘的贤”与“张广才的义”等行为。

马义德成功越过了《琵琶记》翻译的种种障碍，创造了其学术生涯的奇迹，其译文质量得到了国内外学界的一致好评。《琵琶记》的俄译之路，体现出的是俄罗斯汉学彼得堡学派有序的学术传承，更折射出马义德十年磨一剑的踏实精神。

当谈及俄罗斯彼得堡学派的未来发展时，马义德坦言：“对此我既有担忧，也有期待。彼得堡学派拥有历史悠久的汉学传统、完整且稳定的传承体系。虽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静下心来长期从事研究或翻译，但是让我欣慰的是，总会有几个学生能够沉浸在美妙的中华文化研究之中，并制定对中国经典进行俄译的计划。说实话，我很期待他们的译著可以早日顺利完成。”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

文艺创作谈

党的二十大报告号召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更多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那么，优秀作品从哪里来？从生活中来。我们身为作家，必须在读万卷书的同时行万里路，体验五彩生活，广览大千世界，这样才能充分获取素材，为创作优秀作品打好基础。

生活是汪洋大海，素材俯拾皆是。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素材都可以写进作品，应该对它们进行提炼、挑选，精心加工，使之升华。这个过程，恰似“煮海为盐”。

上古时期，山东海滨有一位夙沙氏，他用陶器装海水煮肉，无意间发现了盐的制取方法。人们先是用煮器直接煮海水，后来觉得这样费工费柴，改用灰压、削土、水淋等方式先制卤再煎卤水。南齐张融《海赋》中有这样的描写：“若乃澆沙构白，熬波出素，积雪中春，飞霜暑路。”这里说的“澆沙”指削土、水淋之法，“熬波”即是煮海。如此便能制作出素白盐晶，让海边出现春天“积雪”、夏天“飞霜”之异景。

文学创作，也需要“澆沙构白，熬波出素”。这是个艰苦的过程，也是必需的过程。我从事写作40余年，深有体会。我写《继续与决绝》《经山海》等农村题材的长篇小说，虽然因为出生在农村，且有基层干部经历，拥有大量生活积累，却又不得不在取舍与加工上下了很大工夫。我写传统文化系列作品，阅读了许多经典，一次次外出采访，最后也只能从中提取精华部分予以表现。

从去年开始，我创作长篇纪实文学《黄海传》，更觉得自己成了一个老盐工。

我在黄海之滨住了30多年，写作期间面对黄海，感觉那38万平方公里的广阔海域里满是取之不尽的素材。关于黄海的文献资料，堪称海量，我大量阅读，做好案头准备。而后择机从黄海南端走到北端，从长江口走到鸭绿江口。八千里海疆的历史遗迹、人文故事、生态之变、旧容新貌，让我了解了许许多多。

占有了海量素材，到底该写什么？先是制订《黄海传》大纲，就让我颇费脑筋。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不知修改了多少回，直到全书临近完成，又对某些章节做了调整。这种提炼，不只是体现在纲目上，更体现在具体内容上。为写一个专题，翻阅所有资料与采访记录，一遍遍听录音、看照片，才能决定让哪些内容入书，并且尽量使之呈现得恰到好处。

这期间，我这个老盐工可谓蓬头垢面、烟熏火燎。然而一天一天，都能收获一些盐粒。“积雪中春，飞霜暑路”，熬了一年，终于完成。

我们常说“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以高于生活的标准来提炼生活，是一个作家的基本能力。拥有这种能力，才能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作者系山东省作协原副主席、《经山海》作者）

澆沙构白 熬波出素

赵德发

图片新闻 大峡谷的电影之光



今年45岁的杨明金是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泸水市一家轮胎店店主，也是一名公益电影放映员。24年间，他带着放映机，走进大峡谷的村村寨寨，为泸水市50多万人次放映4500多场免费电影，在大峡谷里点亮电影之光。

为了让听不懂普通话的傈僳族老人看懂电影，杨明金拿着图纸研究了三个多月，通过涂磁技术，把汉语译成傈僳语。他走村入寨根据村民喜好，播放不同类型的影片，为山村居民带去知识和欢乐。

“电影让我的生活有了光，我希望这束光能照亮更多人。”杨明金说。

图为杨明金在泸水市鲁掌镇登楼村安装幕布。
新华社记者 胡超摄影报道